

轶闻掌故

吴锡麒与皋东的交游(下)

□徐继康

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吴锡麒回京,一直到嘉庆二年二月上书陈情乞假南归,一住就是三年有余。这期间,他与京师名流唱酬无虚日。此时,有一个叫陈嵩的人频频出现在他的诗里。

陈嵩是皋东丰利场人,时寓在京,以监生出任奎文阁典籍。他精绘事,尤长于梅,冷蕊疏枝,嫩寒春晓,见者辄作孤山篱落之想。吴锡麒与陈嵩往来颇勤,仅乾隆六十年那年聚会见于诗册、日记的就有五次之多,如七月五日,吴锡麒与王友亮合筵宴客于“有正味斋”,到场的有罗聘、王学浩、陈嵩、李如筠、熊方受、郭麐、张问安、张问陶、查堂、查有圻十二人,法式善又不期而至,其时骤雨忽至,花竹生凉,诗思酒怀,豁然自远;八月下旬,陈嵩招同吴锡麒、余集、吴鼐、张问安、张问陶集于他的“笔华墨雪之轩”,饮酒食蟹,张问陶画马,余集写兰,吴锡麒作诗,一直到深夜方散,那天大家的酒都多了,月光松弛了一地;九月二十三日,桂馥招同吴锡麒、吴鼐、张问陶、胡唐、吴文桂、宋葆淳集于陈嵩的“咏篁轩”看菊,宋葆淳即景作图,众人依旧是分韵题诗;十一月十四日,吴锡麒、张问陶、吴鼐与陈嵩同作“消寒会”,集于“小琅环馆”;十二月二十六日,立春,赵怀玉招同李鼎元、吴鼐、张问陶、王苏、陈嵩集于他的“亦有生斋”,作“春盘小会”。

无论地位高低,大家都是素心人。吴锡麒还为陈嵩作有《陈肖生画梅歌》与《陈肖生咏篁轩图序》,一长诗,一骈文,都是他的拿手绝技。在《陈肖生画梅歌》中,吴锡麒对陈嵩的画技赞不绝口:阴阳对面冻蛟立,十指扣时寒欲湿。圆瓣曾看镜线抽,招春只看枯毫入。春风一吹成一花,万花顷刻化身迹。惜无修竹和春夹,争得明灯取影射。面分向背神先得,妙处有时忘笔墨。兴酣大叫梅花王,捲作春空白云色……

嘉庆二年二月,吴锡麒以父母年事已高,乞养南归,而此年陈嵩也回归故里。花朝前二日,吴锡麒向翁方纲告别,恰好陈嵩也来与翁方纲辞行家诗。于是,两人就在翁方纲“诗筵排日饯春晖,诗客比邻日送归。不合白阳居士笔,深红蹴得杏花飞”的诗中挥手而别。六月十四日晚,吴锡麒抵达扬州。一个月后的闰六月二十四日,陈嵩游扬州瘦西湖写生,而此日,吴锡麒正好回到杭州的家中,两人擦肩而过。两年后,陈嵩病逝家中,而吴锡麒主讲于扬州安定书院。他没有忘记这位皋东好友,四年后的嘉庆八年夏六月,吴锡麒为古香先生抄录旧作《陈肖生画梅歌》。“我家西溪花不少,是水是山花遍绕。宛似开君画本宽,但愁欠我扁舟小。我梦扁舟已水滨,正须料理欲归身。明年烧烛高楼看,深雪垂垂忆故人。”吴锡麒挥笔之时,往事如在目底,记忆的小船在时波里慢慢悠悠。

嘉庆六年,五十六岁的吴锡麒升任国子监祭酒,三个月后,他疏请养母,得旨准归,从此致仕。其后,他主讲云间书院,往来于杭州、上海之间。嘉庆九年,他第二次来主扬州安定书院,自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四年的皋东生涯。

就在嘉庆十一年三月十七日,那一天,小雨霏霏,落红铺径,吴锡麒心情却格外的好。这天有几个好友来访,杨瑛昶、赵怀玉、蒋知节、袁廷樽,还有皋东的汪为霖。他准备了红红的樱桃、鲜嫩的笋笋,还请来了鲜烹名手,美酒

当然不可少。这几位都是老朋友了,这些年天南海北,漂泊一方,聚到一起还真不容易。特别是汪为霖,此次来扬州,访秦恩复,会汪菜,遇焦循,一直很忙。吴锡麒得知他来广陵的消息,特地约了刚刚从岭南回来的杨瑛昶,从常州来编《扬州图经》的赵怀玉,上个月从苏州来的袁廷樽,还有蒋士铨的儿子蒋知节,一起到他的“小清凉界”,相约送春之会。那一天,他们一直饮酒至深夜,每个人都写了诗,赵怀玉一句“春归何处模糊惯,人别多时邂逅难”一下子击中了大家的泪点,记忆在雨水中清晰起来。

汪为霖与吴锡麒相识很早,二十多年前就成为知交。那时不到二十岁的汪为霖刚到京师,任刑部郎中,写诗苦无师友,正好遇到吴锡麒,诗文让他们走到一起。十年后,汪为霖到广西镇安府任知府,与好友李宪乔谈诗,说起“在都门时,唯与吴毅人最相善,以诗相质”这一段,还被李宪乔记到《凝寒阁诗话》里去。虽然汪为霖与吴锡麒天各一方,两人却鱼雁不断。嘉庆四年冬,吴锡麒服阙,从扬州北上京师,汪为霖作《寄吴毅人侍讲即送其都门之行》四首。嘉庆八年冬,吴锡麒病疴近半载,久病不愈,无奈之下,从杭州写信至丰利,向汪为霖求赐阿胶、肉桂等名贵药品:“知吾兄处颇有什袭而藏者,珍滋之品,原不敢妄有所求,倘分刀匕之余,而使良友有回生之助,当亦先生所药,为救援焉。”感情不到那份上,吴锡麒是不会开口的。汪为霖的为人,他一清二楚,平日的高情古谊,一直念念不忘。

汪为霖著有八卷《小山泉阁诗存》,自然少不了吴锡麒的题词:春田先生世席花间,凤推雅材。墨染弓衣,花生采笔。青玉璫文之册,字尽琼瑶;古金冶定之功,手为炉鼎。登高作赋,擅大夫之九能;刻烛成诗,得词人三昧。迥异翡翠兰苕之制,何来蔷薇芍药之嘲!

短短一篇骈文,恨不得把汪为霖夸到天上去。细细读的,的确是汪为霖一生的真实写照,并无虚美之言。吴锡麒知人之深,用词之准,文辞之妙,由此可见一斑。

吴锡麒与汪为霖的舅舅黄楚桥也有交往,为他所藏恩师吴叔元的《山阳感旧图》题写“高义荡层云”引首,又为山水题作题诗。“素车白马风逾古,流水文松梦偿还”,吴锡麒对黄楚桥为恩师买地厚葬的义举,很是赞赏。

自乾隆四十一年来游水绘园之后,吴锡麒有没有再次来过东皋?他的诗文与日记中都没有记述。但在《白蒲镇志·流寓·凌霄传》中,却有这样一段文字:“(凌霄)四十五岁寓蒲塘,诗才敏捷,下笔千言,同时文士皆从之游。嘉庆乙亥、丙子,三至里中抚松园,雅集共十三人,季霞客绘图,吴毅人祭酒作记,同人梓《蒲上题襟集》,推芝泉执牛耳。”在嘉庆二十年与二十一年间,白蒲的文士举办雅集,由季标绘图,吴锡麒作记。此时,吴锡麒虽已年过七十,但身体依然康健。这篇记文是他亲赴东皋,还是有人到扬州请之题跋?已经不得而知,一切皆遁入时间的密室。这也许并不重要,对皋东而言,一代大诗人吴锡麒与几位乡贤的文字情缘,有如藏在行囊里的玉佩,在有人思念的时候,就会叮当作响。

正是他们吟风啸月,才把皋东的天空吐纳得如此云蒸霞蔚。

南通老照片

南通罗楷照相馆摄某夫妇新婚照



竹排林与尤氏的往事

□春燕

如皋《尤氏族谱》记载了如皋“桃花源”——竹排林(亦作竹排岭)及摩姑山的故事。笔者所见诸多地方文献记载,如皋历史上仅有一座石山——摩河山(又名虾蟆山)。其实还有一座摩姑山。追溯两山因缘,可从《尤氏族谱》中的一篇序言说起。

如皋进士许嗣隆于康熙丁丑年撰有《尤氏族谱·序》。因为年代久远,此序有残,后于光绪年间重新修谱时,由靖江举人杨名浩(国民党陆军中将陈继承的老丈人)补定文字。序言写道:

宋代尤叔保(晋江人)为始祖,迁入苏州,以诗书起家,后人中不乏闻人达士。明代尤天立则从苏州迁入江中虾蟆山竹排林的沙地。此沙倒塌后,又迁入如皋西乡尤家行。至今已有二十余代。

虾蟆山即摩河山,已有众多文献和文章记述,在此不再赘言。竹排林即竹排岭,鲜有记录。民国版《如皋县志·卷三建置志·古迹》记载:竹排岭,在摩河山

南二十里,石氏先世皆岭下。《顾氏分谱》载,竹排岭在皋境,久为波涛漱啮青畦,化为白浪浮螺一屿,已距崖六十里(按竹排岭久入江阴境)。

幸有二十五世孙尤奇义于咸丰庚申年写下两文,记录下摩河山与竹排林的美景。一篇是《虾蟆山记》,论道崇川五山:狼、马(鞍)、战(剑)、军、黄(泥),靖江猪山,皋北土山(即泰山:四季香火不绝,人民丛集),及虾蟆山为“江北之名山”。摩河山(即虾蟆山,笔者注:原在石庄南,后江流改道,移入江中、江南,上世纪五十年代消失)有大圣殿,摩姑山有五家岭、金孩儿池。两山之间,还有刘海观、竹排林。

另一篇是《竹排林记》。此文记述如下。

道明公曰:“竹排林,古之胜迹也。”余窃私心疑之不下桃源之盛。南临南江,北近北浹。修竹花草,四时不凋,翠影交加,山光掩映。春有鸟喧,夏多奇峰。纹波迭生,映带斯

林。寒江浩渺,聊堪垂钓,贤人逸士,交游林中,未曾不曰:“此间乐不可与外人道。昔之避地于沙,尤古之避秦于桃源耳。”

尤奇义还说未能向先人一样目睹竹排林的美景,怀疑先人所记美景只是“笔记纷华”,后又在《徐氏宗谱》中读到竹排林的记载,才确信无疑了。以上二文,极具地方史料价值。1.明朝,尤氏从苏州迁入如皋,起初正住在竹排林附近的沙地上。2.虾蟆山与南通、靖江猪山,同为江北名山。3.竹排林风景绝佳,远离尘嚣,堪称世外桃源,即如皋境内的“桃花源”。4.如皋境内不止摩河山,还有一座摩姑山。此山与摩河山之间是竹排林,山上还有五家岭、金孩儿池等景点。乾隆年间,如皋人尚可游览两山,但时至咸丰年间,两山均已入江。

尽管尤氏谈不上如皋大姓,但是《尤氏族谱》所述摩河山及其周边景色,与《如皋县志》(民国版)、《顾氏分谱》《徐氏宗谱》诸书记述,互为补正,又记摩姑山,打破了“如皋自古一石山”的说法,价值不菲。

火柴旧事

□程太和

过去出差,总喜欢顺手拿一盒宾馆特制的火柴留作纪念。时间一长,家中就有了好多宾馆的各式各样的火柴,用火柴连接起来还可拼成各种花形。现在宾馆里不提供火柴了,用火柴的人家也很少,即使农村烧土灶的人家,点火也大多用打火机。平日里,想见到火柴还真不容易。多数时候,火柴只是在人们的记忆里才能燃起不灭的火焰。

南通地产火柴出现较早,已有百余年的历史。1917年,张謇支持鼓励杨德清兴办火柴厂,并投资2万元,厂址设在交通便利的天生港镇,初名通燧梗片公司,杨德清任经理,聘用德国技师齐克非主持工务。1918年,购置设备生产火柴,改名为通燧火柴厂,1936年产量达到1300箱(每箱120打,每打10小

盒)。此后10多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生产断断续续。

1949年2月2日,南通城解放,2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通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商部派军代表冯颐进驻通燧火柴厂帮助恢复生产。同年3月6日,火柴工场发生火灾,烧毁厂房40间及生产设备等,损失折合大米2044担(每担50公斤)。中共南通市委、南通市人民政府随即成立恢复工厂生产建设委员会,组织工人清理火灾现场,重建厂房,整修机器设备。市政府组织各方支援糯米和面粉;市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捐献资助;大生一厂安排工人免费为其修理大轴;大生副厂主动借给电动机等设备。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即将工场恢复,开车生产。当年生产火柴2.77万件,工业产值

46.22万元,实现利润0.48万元。1950年,南通市人民政府贷款1万元作为企业流动资金,当年,通燧火柴厂生产火柴3.49万件,工业产值58.32万元,实现利润2.74万元。1951年,通燧火柴厂与国营南通市百货公司建立代销关系,1952年改为定额收购。1953年,市百货公司实现火柴包销。是年,生产火柴6.79万件,工业产值113.46万元,实现利润4.37万元。1955年8月,南通通燧火柴厂实行公私合营,核定固定资产、流动资产33.95万元,其中公股占71.3%,计24.21万元;私股占28.7%,计9.74万元。根据国家轻工业部制定的火柴质量标准,通燧火柴厂制定了《车间管理、工艺技术指标》《安全操作规程》等规章制度。火柴年产量达8万件,工业产值133.68万元,实现利润11万余元。

海陵旧话

崇川往事